

海 天 情 孽

編四第集三第書鼓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教育
譯小說 苦兒流浪記

三冊 八角

此書原著者爲法國文豪愛克脫安得烈氏譯

爲吳縣包公毅先生別署天笑生先生

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脛而走有口皆碑

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林先生

所譯之塊肉餘生述同工異曲於男女風

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

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然則是書之

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

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

者與其視爲小說毋寧視爲文學讀本

中華民國五年四月乃成

(海天情孽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捌分)

編譯者 閩侯黃士淇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
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海天情孽

一

蘇格蘭之極端。有克蘇蓮府者。三面臨海。東瞰東海。北與阿克寧士諸島相對。西面斜阨大西洋。其位置恰與日本北海道之北見國相伯仲。而北見國在北緯四十五度四十分。克蘇蓮府則在五十八度二十分。更北而十二度有奇矣。遊其地者。談其荒絕淒涼之况。殆使人起聞虎色變之感。而其極東有曼殊之地。幾爲人迹所不到。而此海岸之旁。乃有巋然石室在焉。是真不可思議者矣。所謂石室者。非僅樸陋之小屋。爲海岸漁師棲止之所也。中有精室木閣。上有樓。爲中古時代之建築物。工程極精縝。較於都市豪華之屋。不相上下也。此屋之主人翁果爲誰氏。乃耽此荒煙埋沒。

沙草連天。白熊出沒之地。而遠來建屋乎。

此屋之周圍。別無人居。但其前岸相距五六里。有地名哈克蘇者。有漁師舁破舟繫於岸樹。以聊避風雨耳。屋中自所能及者。前面則滔天之浪。屋後則蜿蜒之山。如此荒涼境地。實非人類所能長住。伊何人哉。乃屏棄一切。來此索居。其詳蓋鮮有知之者。惟距此二十里外一小村落。時有人散步其地。村人見之者。則皆私相語曰。曼殊村癡狂之地主來矣。

此癡狂地主名慕邊地順。爲年二十五六歲之學者。身長而瘠。貌清癯。兩肩高聳。髮蓬蓬如亂麻。數月未嘗一櫛。一望而知爲深思好學之士。決非有精神病者。然其人實含有特殊之性癖。有知之者。談其歷史曰。此人本非生長於此。距此二年前。方由倫敦之某

地轉徙而來。方其在倫敦也。爲一有名之辯護士。然研究法律。非其素志。但藉此以糊口耳。其人實爲一哲學者。兼研究格物。而於化學尤深造有得。

從來苦心孤詣之學者。往往得一種棄世遺俗之奇癖。視世間一切事。無有適己意者。因之親舊朋友。屏絕不通音問。彼之意中。既自厭惡世間一切。挾此觀念。以揣測他人。亦若普天之人。無不厭惡己者。益覺處世之落落寡歡。惟日蟄居研究玄妙之哲理。因此與世相隔益遠。若超然於人類之外。卽若辯護士之職業。亦怠於從事矣。

不料風波陡起。人有與之爭鬪者。因相與決鬪。決鬪之結果雖獲勝。而敵人竟死於其手。彼既久不與世接。於是不知其事之始末。

者。但聞某也決鬪殺人。則羣不直其所爲。引爲詬誶。每遇人於道。無不私相議曰。此人不義。此人犯法。由是居常怏怏不樂。益覺生世之少歡。極欲遜居深山。委身於學理上之研究。然高遜亦大難事。捨其辯護士之職業。以與麋鹿爲友。度清閒之日月。計固良得。而空山橡栗。殊不足以供高士之一飽。不行而仍執舊業。則此混雜齷齪之生活。久已厭棄。不能復耐。嗚呼以一飽之關係。不能不與此混濁世界爲緣。處此等苦惱之境。雖生亦何趣味。計不如以一死擺脫之。之爲愈也。因此對於人生。益抱悲觀。以苟生爲至愚。然無故輕生。亦爲人所至難。則但以悞喪過此長日耳。時會無常。不能豫測。方幕邊地。順懷喪無聊避人無計之日。其伯父適以病死。其伯父固嘗任衆議院議長。富有資產者也。平日雖

與幕邊地順無好感。然死後以遺產分給親族。幕邊地順爲近親之一。亦不能獨遺。於是幕邊地順乃得意外不貲之財產。就其利息計之。已足以養其一生。而勝此財產而俱來者。則有采地一區。其地卽曼殊也。恬淡無慾之幕邊地順。本無涎其伯父財產之念。然旣爲伯父遺言所分配。亦順受之而已。惟其遺產分給子姪多人。幕邊地順所得者。實爲最劣。在他人受此荒遠之采地。正不知所以爲謝。然以幕邊地順生平對於親族之冷淡。則分與以此等荒涼采地。在其伯父亦不得謂待之獨薄矣。

二

異賞之頒。乃爲此窮北不毛之地。斯時卽幕邊地順賦性詭特。亦不能免幾許之驚詫。然其頃適值決鬪事件之後。對於人間交際。

生極可厭之感。隱遯之志。極爲急切。乃決借此以作避地避人之計。亟尋覓渡航之船。攜平日所服膺之哲學書類。及理化器械。試驗藥品。而來居於此地。此等窮荒無人之境。實非都市人所可居。而彼以無罪之躬。竟若配所長流。赴此窮海矣。

幕邊地順旣到曼殊卽入住於此海邊石室。室頗修廣。樓下有室四間。樓上有室二間。幕邊地厓以隻身居此廣廈。其配置綽然有餘。乃闢樓上之二室爲理化之試驗室及寢所。樓下食堂休憩所。無不俱備。又傭一媼。亦居於下。尙有餘室。則閉而扃之。數年之積願。一旦得達。幕邊地順之喜可知也。四顧室中。樂而言曰。是真吾之世界矣。於是晝則閉處試驗室。自朝至暮。或事蒸溜。或事分析。無一刻之暇。有時發憤而思。至於忘食。夜則入室。取平日所服膺

之培根笛卡兒康得等之著作。從事諷誦。暇輒散步於海濱。以吸新鮮空氣。仰觀天空之宏闊。俯眺洋海之壯快。心胸爲之一擴。又購短艇一艘。維於海濱。風日晴朗。則乘小艇而盪於海。此艇所停泊之地。卽爲此海邊有名之檻襍礁也。礁爲一叢巨石。離披破碎。浮現於海上。橫闊數十丈。遠視之如怪魚之脊。東風吹海水薄礁石。激爲高浪。蜿蜒起伏。有如白龍戲於水中。砰湃之聲。巨於疾雷。飛沫噴散。如暴雨之驟至。浪花越孤屋。及於屋後之童山。海中巨舶。時時爲颶風飄流至此。簸揚播盪。碎爲微塵。海上之漁師聞曼殊灣襍襍礁之名者。無不齒爲之震。相傳此礁之濱。有一妖物。往往出游於周圍。有耶無耶。不得而知。而幕邊地順則於眺望之頃。時見奇形之大魚。浮出水面而已。惟有一事至足驚異。雖理學者

亦不得不視爲不可思議之一者。則靜夜間。此礁之海底。有女子悲鳴之音。若遠若近。忽東忽西。每三十秒間爲一斷續。隨水波之高低。若沈若浮。倏往倏復。濫礁以有此險峻妖異之故。較於四圍寂然無味之海灣。獨能傳名於世。

奇特乖僻之幕邊地順棄。爛熳繁華之都會。獨戀此荒僻無人之境。居此竟二年有餘。日惟從事於理化哲學之研究。每日之間。晝則入試驗室試驗。夜則擁書而眠。家中主僕二人。於日常必需之談話外。未嘗交一語。窺其屋者。見其靜寂之况。不能確判其中之果有人焉否也。爲幕邊地順之友者。卽屋外之大海也。彼世間齷齪之態。與夫晉接周旋之苦况。較於此澄之不清。揚之不濁。茫茫萬里之壯觀。其孰足以養我浩然之氣哉。

三

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有餘。天若忌此清閑之福。不容幕邊地。脂一人之獨享者。於是意外之變。陡然而起。其年六月。天色作惡。繼續三日。至第四日。忽大晴霽。海上微風不生。夕陽銜山。霞彩四散。如油之海面。遙染殘照反景。作淡紅色。海濱沙灘。夕汐初退。小流縱橫。如百道金蛇。遊戲於沙磧之上。屋後童童之山。亦背日而獻其嫵媚。宛如一幅圖畫。黃昏後。遙望極東海洋。見水平線上。有一團亂雲密聚。知不旋頃。必有大颶風。由東而起。然亦不爲特別恐怖。閉戶上燈。諷讀如恆。果也九時頃。強風颺起。勢極猛烈。迥非尋常之比。漸次增大。至十一時。遂成颶風。山鳴海動。景物淒然。夜過午。勢更增劇。震撼孤屋。幾有欲攫而飛之勢。風聲激浪。若天崩地圯。

此二年中。未會有之大颶風也。風力所激。檻襍礁之巨浪。散爲飛沫。越屋頂而過。寢室之窗戶。盡被打破。浪花如雨。挾海草小石而俱下。侵入屋內。風囂囂而怒號。浪瑟瑟如擊鼓。騷擾不可名狀。幾多悟澈之幕邊地順。當此亦不能成寐也。然此石屋足以當此巨颶。決無危險。幕邊地順已早計及。故恬靜如恆。仍堅臥不起。傭媼生長海岸。此等颶風。已習以爲常。更鼾鼾而睡。亦未嘗起而至其主人臥室。一窺動靜。家中彼此各自安臥。閨寂如常。然幕邊地順雖堅臥不起。亦不寐。几上之鐘時報時刻。少然一時矣。又少然二時矣。三時矣。忽聞有叩扉之聲。且出急遽之音調而呼。則其傭媼也。幕邊地順驟出不意。急自牀躍起。問爲何事。但聞媼急切而言曰。有難船一艘。撞於檻襍礁。不急救且沈沒矣。夫驟聞此語者。雖

由夢中飛出。而謀施救之術。亦人之常情也。不料彼哲學者奇特之性。竟不爲動。但掉首而言曰。太擾人矣。船之沈與浮。與爾毫無關係也。速就寢。速就寢。言畢仍引被而臥。置窗外被難之船於不顧。而高枕安臥。此等殘酷之行爲。實爲人類所罕有。然幕邊地順所以出此。實非爲但守利己主義。蓋此人所抱之哲學。本爲厭世派之學說。在彼以爲人莫不有死。死實爲人生之止境。生寄也。死歸也。生亦何樂。死亦何悲。况彼在被難船中。其所受之恐怖。既已過半。則卽此永眠。不再蹈人世。更嘗苦痛。豈不甚善。拯而活之。於彼果有何等利益。人生各有一死。今日幸不死。後此亦不得不死。今日拯彼於死。徒使彼再嘗瀕死苦痛之滋味耳。何若一度苦痛而死。更省得種種煩惱乎。故我等皇皇然勉強出而拯其一死。實

爲多事也。幕邊地順方歆枕假寐。爲種種之思考。

彼幕邊地順者。決非殘刻不仁之人也。彼以哲學之研究。趨於極端。乃有此刻深之理想。彼信守空理。意欲坐視人生之危難。而不之恤。然轉念而思。彼被難之船。其中呼號望救之情景。宛然在目。哀心亦不能無動。再一轉念。以彼平日所抱之人生觀。參合思考。則已動之心。又爲之復靜。輾轉反側。思想百易。忽轟然一聲。震盪耳鼓。直撼心底。知爲被難船所發之告急信號。聞此音響。哲學者終不能復耐。乃振衣而起。

彼之起也。非有出而救助之思想。不過姑一窺難船之動靜耳。於是徐徐穿束衣服。取煙管裝滿煙屑。燃火而銜於口。其態度極爲鎮靜。幾費準備。方啓關而出。室門一闢。狂風怒號。黑白不分中。煙

管所裝之煙。隨風飛揚。如抽一道赤絲。向屋隅飛散而去。幕邊地順則以袖蔽目。紆徐而行。聞浪聲漸大。知己近海岸。乃引帽斜蔽額上。以窺海面之風物。但聞風水相擊之聲。黑闇中不能辨視。難船之果作何狀。乃默識。盤礁之方位。摸索而進。方逡巡間。有藍色之光。發於海上。幕邊地順氣爲之奮。少然其光迴轉。遍照灣內。果見大船一艘。攔於礁礁之正中。其光卽由此船甲板上發射。爲報被難之信號也。船距岸約二百米突。倒挂於礁石之間。由岸上觀之。甲板上之人物。瞭然可數。船爲二桅之巨舶。其所設備。多非英產。知爲外國船。如山之高浪。前後抨擊。飛沫噴射。甲板上人如雨立。浪花噴沫。闇黑之海面。乃成一白色輪廓。甲板上疲倦之水夫十餘人。緊握索梯。高聲呼援。聲嘶力竭。其狀態至爲淒愴。中

有五六人。引領瞰陸上。若見幕邊地順立於此者。頻揮手求救。其中
最可注目者。則有一長身之男。獨不與衆爲伍。乃立於左舷欄
欄之側。時時俛首而周視船體。又遠望海濱。其貌若有所思。深沈
靜肅。不露一毫慌忙之色。於激浪沒脛。危機一髮之中。而從容不
迫若此。是非常人所可及者矣。有覺悟者不當若是哉。幕邊地順
遙立而望。不堪敬慕之感。特放眼而注視其人之動靜。

俄頃間可驚之浪。如屏風驟倒。甲板忽然淹沒。瞬間又如巨魚浮
出於水上。則前桅已折。十餘人之水夫。已不見蹤影。彼高長之人。
全身盡溼。依然立於原處。毫不爲動。怒濤之淹沒。狂風之激盪。在
彼竟若無睹。此等壯絕快絕之狀況。幕邊地順見之。深爲心折。正
凝視間。但見船體稍稍退後。丁當之聲。發於水上。則此倒豎之船

體與尖銳之礁石。互相摩挲之音響也。彼立於後甲板左舷長身之男。此時乃速奔赴後桅。啓一白色之包裹。引其中所藏而出之。其物維何。則一女子也。是更愈出愈奇矣。幕邊地順乃陰窺其究竟。

但見彼男向女。似有所言。想必告以此船瞬息破碎。爲臨終之慰藉也。彼男言時。忽偃抱此女。作最後親愛之狀。不料彼女。有何思想。極力抵抗。且以手批男子之額。而男子則絕不露怨恨之色。又改容而前。爲何等之言語。相距既遠。其實情原不得而知。究之其狀爲厭棄男子。則可以遙測也。男子言語後。忽近前強抱此女。而親其額。其唇猶未離額。而如山之巨浪。又橫襲甲板上。而此男女已埋沒於洪濤間。然男子身雖浸入水中。猶出其兩手。高舉彼女。